

疫後新形勢 中美新棋局

疫情下特朗普政府接連出招，欲孤立中國與全球化脫鉤。美國鼓動G7國家向中國追責，承諾出資鼓勵美企回遷，與中國產業鏈斷鏈，最近再加碼施壓華為，促中美科技脫鉤。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李揚近日發出警告指：這次疫情或明或暗地加劇「去中國化」的傾向，無論在實體經濟還是金融領域，一個排斥人民幣、排斥中國的「同盟」正在形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美國等西方國家將疫情蔓延歸罪於中國，令中西方政治經濟紛爭進一步加劇。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斷裂，西方國家對自建產業鏈的需求更加迫切。應對疫情衝擊，美聯儲採取無限量寬鬆，本應對美元的信用形成損害，但在動盪的市場條件下，美元的霸主地位反而得到強化；美聯儲通過與其他國家進行貨幣互換，反而延伸了美元的影響力。

美加歐日擬組新貿易協定

李揚認為，危機中，對美元需求的增加，令各國金融更加緊密聯繫在一起，但「這個日益加強的貨幣金融網絡中獨獨沒有中國，沒有人民幣」。此外，數字貨幣Libra 2.0版，人民幣也被排除在「貨幣籃子」之外。

從貿易看，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認為，現在並不是簡單的逆全球化，西方世界正追求一種新全球化，去中國的全球化。貿易戰以來，美國與加拿大、歐洲、日本等經濟體已經簽訂或正在談判新的貿易協定，遵循比WTO更高的自由貿易標準。

中國被排斥 面臨技術脫鉤

「西方國家通過區域化進程，追求更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在疫情中重新定義安全相關的產業，有可能是新的經濟全球化的起點之一。」施展說，這種做法，一方面把中國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又避免這些產業被局限在本國市場，因市場規模狹小而經濟效率過低。與此同時，安全相關產業往往引領技術前沿走向，他們退出全球化，蘊藏著中國與西方技術脫鉤的風險。從中長期看，可能使中國無法跟上國際技術進步的演化迭代。「貿易協定中排除中國，貨幣金融協定中沒有中國，中國明顯被孤立了。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李揚說。

人民幣國際化勢頭受阻

有金融專家指出，中美經濟聯繫緊密，中國生產大量廉價生活及工業品、購買美國國債，對沖了美國巨額財政和貿易赤字，也吸納布魯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國向世界超發的巨量美元，直接壓低了美國和全世界的通脹。美國則利用高技術產品優勢和知識產權優勢，對中國賺取超額利潤。中美經濟關係不對稱，主要體現對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有很強的依賴型。如果美元拒絕與人民幣自由兌換，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或國際金融資產的地位就將喪失。如果中國喪失出口大國地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趨勢停止，人民幣國際化勢頭也將不再。這正是中國在美國極力鼓吹脫鉤論情況下仍積極改革開放的原因。

中國該如何應對西方國家「去中國化」的傾向？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提出，中國要爭取主動，想方設法地更加融入到全球經濟中，但這不能只靠政策優惠，要靠深度改革和開放，關鍵是提高開放度、放鬆管制、完善誠信體系等，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

須突圍 令外國脫鉤蒙損失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查道炯提出，一個重要方向是，提高與其他國家在技術標準、交易規則、交易程序方面的互聯互通，讓脫鉤成為對方自我損失的選擇。另外，在國內倡導建立更平等、風險共擔的跨國產業鏈、職業圈，不歧視小國微企，不優待大國強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琦強調，美歐正加快重構國際經貿規則，中國也要在一些領域主動對標國際經貿規則先行先試。

特朗普抗疫不力撒賴 企圖拉攏G7孤立中國



■疫情下特朗普政府接連出招，鼓動G7國家向中國追責，又鼓勵美企回遷，與中國產業鏈斷鏈。資料圖片

真的能去中國化？



中國「世界工廠」之名會否步入夕陽？

近期「去中國化」事件

製表：記者 海巖

政治

◆美英澳等新國宣稱要就疫情損失向中國追責，特朗普表態要切斷與中國一切關係；

◆美國、歐洲都不承認中國是完全市場化國家，在貿易方面給中國不斷製造麻煩；

◆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中排斥中國這樣重要的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加入。

科技

◆美商務部升級對華為出口管制措施，禁止使用美國技術的芯片製造商向華為供貨；

◆去年5月，在捷克布拉格召開5G安全會議，有30多個國家參加，把中國這樣在5G技術方面先進的國家排除在外。

金融

◆納斯達克擬收緊中企上市的限制；

◆特朗普以涉國家安全為由，禁止聯邦僱員退休基金在中國市場投資；

◆美聯儲與澳大利亞、巴西、丹麥、韓國等9國貨幣互換，緩解全球美元荒，中國及人民幣被排除在外。

產業鏈

◆美政府表態為願意遷離中國的美國企業支付搬家成本，與澳大利亞、印度、日本、新西蘭、韓國和越南合作，討論重組供應鏈；

◆美正推動建立一個被稱為「經濟繁榮網絡」的「可信賴的夥伴」聯盟；

◆日本政府資助日本製造商從國外撤回或撤離（未指明中國）。

人民幣國際化遇好時機

疫情中「去中國化」擔憂抬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呼聲再起。「全球對人民幣的依賴度太低，給『去中國化』帶來了便利。」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幾乎只有中國GDP在全球份額的十分之一。當務之急是加大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力度，提升人民幣在國際儲備和結算中的比重。

他說，從外部環境看，大規模寬鬆所帶來的充足流動性，可能在全世界範圍內需要尋找新的配置資產，而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的吸引力不斷凸顯。在這一條件下，繼續推動金融市場的開放，吸引資本的流入，並且抓住這個時機，適當地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化，使中國的企業在進行海外佈局、產業鏈維護過程中，能夠有更多使用人民幣的空間去支持融資、支持國際經貿活動。

經濟率先回升利升值

社科院世經所研究員張明提出，過去十年人民幣國際化經歷了上升、下降、回升三個階段，總體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時，人民幣國際化提速；當出現持續貶值時，人民幣國際化減速甚至逆轉；2017年至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雙向波動，單邊貶值壓力減少，人民幣國際化有所回暖。疫情控制後，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新機遇。屆時，中國經濟率先反彈回升，人民幣匯率溫和升值、國內股市債市對外資吸引力增強，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專家指出，近期中國金融領域加速開放，金融開放多數措施已落地，未來進一步完善營商環境，為投資者提供便利。長期看，金融市場深化、開放及制度完善非一夜之間可完成，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最終還需要更好的產權保護、法治等制度性因素。

專家：升級供應鏈 防「技術隔離」

疫情衝擊下，發達國家鼓勵製造業回遷之聲再起，企業亦有分散配置全球供應鏈衝動。專家普遍認為，雖然「去中國化」在短期無法實現，長期而言卻有重大風險，中國欲通過供應鏈升級來應對。

高科技醫藥料率先脫鉤

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呂祥認為，疫情後的全球環境恐怕是會加速脫鉤，而非利於合作。過去，中美間貿易以相對低端的玩具、服飾為主，今天佔比越來越高的則是高技術含量的製造品、汽車、醫用品，乃至數據和信息系統等，這些領域的貿易需要雙方較高的信任度，而這恰恰是目前兩國缺乏的。

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也認為，美日等國鼓動本國企業撤離中國的呼籲，可能不會起到很大作用，因為西方政府沒辦法對企業經營做更多影響。但它明確表達出西方對中國不信任的情緒。

少數國家可能會不惜成本建立起與安全相關的產業，以免在這些產業上受制於中國的供應鏈。與安全相關的

產業，往往都是技術演化的前沿領域，意味着在那些領域會出現「技術隔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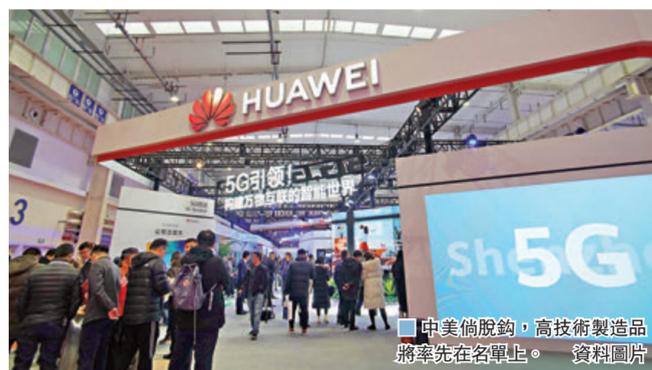
企業須合規 防司法風險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查道炯預計，疫情後，藥品和醫用產品領域中美脫鉤的壓力會增大，美國針對中國實體經濟「長臂管轄」會繼續甚至強化。「與產品貿易、投資脫鉤相比，中美司法領域矛盾是中國企業面臨的更大挑戰。」他建議所有中資企業有必要提高合規團隊國際化能力。

短期來看，從勞動力成本、工人素質、配套產業鏈完整度、國內市場規模等角度，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可以代替中國的「容器」。

但從長期來看，中國製造業面臨重重困境，目前國內的製造業供應鏈體系建設仍處在初級階段，產能過剩，管理粗放，缺乏協同，需要高度重視製造業供應鏈體系建設，從人口紅利

和廉價勞動力的怪圈中跳出，提升供應鏈整體效率與可靠性。



■中美脫鉤，高技術製造品將率先在名單上。資料圖片

面對疫情中出現產業鏈「去中國化」風險，近期穩外資、保產業鏈供應穩定，成為中國政府近期工作重點之一。國家工信部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黃利斌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表示，長期以來，跨國公司在全球配置生產要素時，更注重效率和成本，未來的調整是企業的選擇，不以政府的意願來決定。

基礎已穩 提高效率 and 服務

黃利斌認為，超大的市場規模是確保全球產業鏈留在中國的決定性因素，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完備的基礎設施則是中國發展全球產業鏈的優勢。「疫情可能導致全球產業鏈或供應鏈朝著更多元、更具韌性方向發展，我們將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服務、更優的營商環境留住大家。」下一步中國將加大力度，向國際市場供應原料藥、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資等，保障在全球產業鏈中有重要影響的企業和關鍵環節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維護國際供應鏈穩定。